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蜃樓志 第十二回 聞兄死囹圄騰身 趁客投閣黎獲寶

宵小困英雄，更闌浩氣沖，夢填簾、何處相逢。雙手撥開生死路，離狴犴，脫牢籠。佛力本無窮，淫僧覆厥宗，逞兇殘、狼藉花叢。幸得將軍天際下，頭落處，色皆空。

話說海豐縣知縣公羊生，一榜出身，五年作宰。為人雖則貪財，卻不殘酷。生平嗜酒，不論燒、黃。他也曉得姚副將是個好武官，不過因洋面上迷路失機，斷不是交通洋匪。那牛巡檢解到霍武之時，他原有心開豁，因聽了牛藻「五十兩一錠元寶，定是稅餉」的話，所以夾他幾夾，

奈霍武不曾成招。後又曉得牛巡檢逼死何姓翁媳二命，把牛藻著實教訓一番，發狠要揭參他的官，牛藻再三磕頭哀求，也就饒了。直至接了他一家被殺的信，因叫

他連夜回衙，也就疑心是霍武餘黨，提出霍武來夾打了一回。霍武仍然不理，只得依舊收監。後又得了牛巡檢途次被劫、錢典史一門殺死二十三人之報，因事情重大，有關自己前程，仍復提出霍武，也不打他，喝罵道：「你這大膽匹夫，我倒好意看你哥哥面上，沒有辦你。你如何縱容黨羽，殺官殺吏、劫搶橫行、目無王法？

我如今也不管你招不招，將這案件申詳上去，怕你飛到海裏去不成！」便叫該房疊成文案，即日申詳。霍武道：「小人是異鄉之人，那裏有什麼黨羽？我一死不足惜，只怕連累著哥哥，望大爺憐憫。」公羊生道：「我今早見轅門報上，你哥哥已定了死罪，不久就處決的了，你也尋你的死路去罷。」因吩咐小心監守，一面檄營會緝，一面嚴緊搜柙。

霍武吃了一嚇，悶悶的下監，心中想道：「那殺人的事呢，一定是呂又達做的。他因何不來見我，一味橫行？這哥哥處決的話，卻是為何？今日這知縣申詳上去，我若順受，斷然也是一死。難道我兄弟二人的性命，就都送在廣東不成？我今夜且越獄出去，打聽哥哥消息，他生我死，他死我生，庶可留姚氏一脈。只是我這一走，有犯王章，可不又負了匠山哥哥的教訓？」

左思右想，暫且從權。

到了一更有餘，將兩手一扭，那鐵肘紛紛斷落，又去了腳上的鐐頭、頸上的鏈條，將身一縱，跳過牆垣。正是月盡的光景，雖則一天星斗，卻無月亮當空。霍武走上街坊，認不得途路，亂走一陣，依舊到了縣前。聽得喊聲四起，霍武認是拿捉他的人，心上卻也不怕，且一直往西行走。誰知此刻已是三更時分，眾英雄爬牆進來，各各動手。又達、何武、尤奇劈開監門殺進，各處尋到，總不見霍武一人。因拿住一名獄卒嚇問，獄卒引至獄底霍武鎖禁的地方，但見刑具滿地，並無人影。因問那獄卒道：「你還是要死要活？」獄卒道：「小的一般是爹媽所生，怎敢不要活？」又達道：「你既要活，須直說，這姚老爺還是他們謀死的，還是藏在何方？」獄卒道：「今日傍晚審了，就押在這個地方，本官又沒有討病狀。小的並不敢說半句謊，小的是向來持齋念佛。」又達大怒，不待他說完，一刀殺了。因垂淚道：「我哥哥料想被賊官謀死，這是我害了他了！」

我與你且殺進官衙，以消此恨。」尤奇忙勸道：「兄弟且不要感傷，你看這地上刑具，是扭斷的。姚哥哥何等樣人，怎肯輕易遭他謀害？除非是自家越獄，逃亡他方，倒是未可定的事。」

又達道：「你還不知哥哥的性情，他是最不肯越獄的，況且今日傍晚審問，此時逃到那裏去？」因與何武放起一把火來，大喝眾囚徒：「要命的都跟我殺出去！」那獄中有二百餘囚人，發聲喊，跟了一大半出來。

出得獄門，撞見谷深、褚虎。那知縣正與小妾行房，一聞此報，嚇得魂不附體，以後就成了不舉之症。忙吩咐眾人堵禦，自己急往床底下亂鑽。外面衙役民壯、禁卒夜班聚有五十餘人，那裏夠五人的砍瓜切菜，一陣殺的殺，跑的跑，弄得毫無人影。

又達因不見霍武，定要殺進縣衙，四人再三勸住說：「且到文廟前候馮大哥到來再議。」又達只得同他們來至廟前。

卻好馮剛、戚光祖殺散武衙門救兵，方纔走到，見五人同著許多囚徒到來，即上前喊道：「請姚哥哥相見。」又達聽說，不覺放聲大哭道：「我哥哥已被公羊生謀死了。萬望馮大哥替我報仇雪恨，兄弟情願一力當先，死而無怨！」馮剛問：「是怎說？」何武將方纔情景及尤奇的話說了一番。馮剛道：「尤兄弟的見識不錯，姚哥哥必不曾死。」又達嚷道：「你們都不是真有血性的男子！我只殺了知縣，與哥哥報仇，不用你們幫助。」說畢，即依舊望原路而行。馮剛、尤奇一把扯住，說道：「兄弟不可性急。既然要殺知縣，也須同去拿他，細審一番，纔曉得哥哥下落，你若殺了他，豈不是死無對證了？就殺了一百個知縣，有何用處？」正在爭鬧，只見黑影裏三人走來，當頭一人大喝道：「呂又達，你還要殺何人？還不隨我出去！」

又達見是霍武，喜得拜倒在地，說道：「哥哥果然未死！我的哥哥，可不急死又達也！」霍武扶他起來，道：「兄弟，你任性殺人，致我受累，還是這等胡行！」又達不敢分說。馮剛上前說道：「兄長恭喜出獄！我們且出城細說，怕有追兵到來，又要殺傷人命。」霍武道：「此位卻是何人，從未識面？」尤奇道：「是馮剛馮大哥，諸事全仗他的。」霍武道：「小弟且出城再謝。」眾人簇擁著霍武，一路出城，並無一卒阻擋。韓普早領著眾人迎上。又替囚徒解了鐵鏈，教他們各自逃生。眾人都情願跟著一同前去。馮剛道：「且一同到了舍下，再作商量。」這四五十里路，值得甚走？紅日纔升，已到馮府。馮剛於廳中放下一把交椅，請霍武上坐，自己納頭便拜，說道：「小弟久仰兄長大名，如雷貫耳，今日得見，庶慰渴懷，望乞收之門牆，以備賢指。」霍武道：「蒙馮兄搭救之恩，尚未致謝，今忽行此禮，小弟惶恐何安！」忙跪下平拜了。何武亦上前再拜，口稱：「望師父收留，小弟情願犬馬終身。」霍武亦忙扶起。馮剛代他說明殺死牛巡檢一家的原委。霍武道：「原來令尊令嫂都被他逼死，這個自然該殺的。呂兄弟，我方纔錯怪了你，你休介懷。」又達大笑道：「我今日再見哥哥，不要說怪，就是打死，也願意的！」眾人都說道：「如今哥哥已經出獄，我們就于今日扶哥哥為主，商量起手事情。」

于是，馮剛、尤奇將姚霍武按住坐下，眾人各各下拜，慌得霍武跳下座來，忙一同拜了，說道：「眾兄弟的說話，豈不是滅族之談？愚兄前日被巡司拿住，何難當即脫身？一來問心無愧，二來記得李匠山哥哥吩咐說：『斷不可恃著一身的勇力，抗拒官府，違背朝廷，致成不赦之罪。』所以俯首就拘。昨日聽了公羊知縣的言語，說我哥哥已問成死罪。我因兄弟們殺人多了，我的死罪卻也難逃。因想，兄弟二人俱死廣東，豈不是姚門無後？自分沒甚大罪，只得死裏逃生，打算到省中探問哥哥消息。如今弟兄們要我為不忠不義之人，將來何以見匠山哥哥之面？這事斷難從命！」馮剛道：「兄長在上，聽小弟一言告稟。小弟雖然粗莽，祖父曾經仕宦，自己也曾受過職銜，難道甘自居于不忠不孝？只是眾弟兄已經犯下彌天大罪，兄長若飄然遠舉，何以使眾弟兄立命安身？惠州、碣石倘猝然有兵馬來到，豈不是一個個就縛待死？兄長遵了一個李匠山之言，卻送了十一個兄弟之命，恐非仁勇者所為。至今兄老總戎，既膺二品之榮，自當以生死聽之皇上，寬嚴聽之執法，是非聽之公議。這裏不妨差人前去打聽。兄長必要親身前去，一來海豐必定畫影圖形拿捉，未必到得省城；就是仗著兄長的本事，到了省城，也無補于令兄之事。依小弟愚見，還是暫且從權。有一日天恩浩蕩，招撫我們，也可將功贖罪。」眾人俱各大聲嚷道：「哥哥一去，我等一定死的，不如死在哥哥面前，也顯得為朋友而死。」各人拔出腰刀，便要自刎。霍武慌忙攔住道：「兄弟們斷不可如此！我今日權且依從，只是諸事還須馮大哥作主，我只好暫聽指揮。」馮剛道：「哥哥不可太謙，兄弟們前日已定了次序。」

即叫韓普將盟疏底子拿出，照著排下座位，眾人依次坐了。

馮剛拿些衣服與眾囚徒換了，同著家丁莊客分班參見，賞他們外廂酒飯。

這裏十一人同坐一桌。酒過數巡，霍武停杯說道：「愚兄蒙眾位不棄，患難相扶，今日又推我為主。目下海豐、碣石必有官兵到來，馮兄弟想已定了主意，願道其詳。」馮剛便將前日如此這般的商量告訴霍武。霍武道：「愚兄雖屬外省，這裏的山川風俗，也曾打聽一番，兄弟的主意很是，我們依計而行。馮兄弟即于今晚率領眾人上羊蹄草創基業，我與呂、何二兄弟去招收宏願寺僧。

只是各人的兵器俱未齊備，還要商量。」

馮剛道：「小弟家中還有祖上留下的兵器。」叫家丁都搬將出來。又達即上前取了一柄大斧，約有五六十斤，使了一回，頗覺趁手。眾人都各挑選了。何武道：「哥哥的鐵棒，量來用他不著，就給小弟做兵器罷。」霍武允了，但自己的兵器俱選不中，只檢得一柄二十餘斤的腰刀。馮剛道：「哥哥神勇，自然與眾不同，舍下藏有三號大刀，係考試時習練所用。」即叫眾人抬來。霍武一試過，取了中號的一柄，約重百三十餘斤。

按，兵器古秤一斤，今重六兩。霍武所用之刀，已不下五十斤重矣，豈非奇勇乎！當下吩咐家丁，刮磨候用。那眾囚與莊客等亦各給發器械，其有不全者，俟打造另給。

到了傍晚，馮剛吩咐合家收拾上嶺，叫眾人斬木為城，縫布為帳，將自己房子亦拆毀上山，叫匠人蓋造。霍武卻領了又達、何武，望宏願寺而來。正是：

屣足科頭慣跳梁，草茅甯不戴君王。

漫營五嶺當三窟，自笑山牛日月長。

再說牛藻一門被戮，署中單剩了一個十五歲的小女兒，名喚冶容。還有一個丫頭，先在大女兒房裏伏侍的，因有了私情，怕丫頭礙眼，叫他睡在妹子房中，所以僥幸得脫。

外邊剩了一個牛藻的侄兒山美。因他晚上解手，趁便躲在茅廁上頭，又達未曾尋到。早上起來，著差役赴縣報明。

不料次日又得了牛巡檢被劫之信，曉得必然傷命，此署不能久居，乃與冶容商議，只說一同赴縣哭訴，叫冶容收拾細軟，卻還有一二千金，自己押著先行，僱了兩乘轎子，叫妹子與丫頭隨後進發。那山美曉得囊中有物，也不管冶容死活，多與腳夫幾兩銀子，一直反往惠州路上去了。

冶容坐著轎子出署，衙役們曉得本官已死，躲個精光，由著四個轎夫抬。這一主一婢，望海豐大路而行。轎夫見是兩個女子，又無人跟隨，一路詐他兩個的酒錢，慢慢的延挨時刻。

過了羊蹄嶺，他也不走大道，竟擡至宏願寺前歇下，走進去不知做了些什麼鬼，只說吃茶去了。從裏走出兩個十七八歲的和尚，一個叫做智行，一個叫做智慧，各拿朱漆盤托了一杯茶，至轎前送飲。見了冶容，智慧兩隻眼睛注定，魄蕩魂飛，暗暗與智行打算道：「好個活寶，我們弄他進去，每人一夜受用。但不可泄漏與當家的知道，又來奪去。」因上前打了個問訊道：「小姐，轎中納悶，何不至寺中隨喜一回。」冶容道：「師父，不進去了。」智慧道：「轎夫還有好些時候纔來。我這宏願寺中出名的活佛，祈福消災，有求必應的，小姐不可錯過。」

那冶容原非是什麼有教訓的女子，聽得佛有靈感，思量前去拜禱，又有個順便小解的意思。隨即喚丫頭扶著，步入寺門，拜了三層佛像。智慧請他各處隨喜。冶容紅著臉，對丫頭說了一句，丫頭對智慧說了，智慧道：「這個很便，有極僻靜的地方，小僧引道。」因彎彎曲曲，引至自己房中，推上房門，一把抱住。智行也把丫頭領到間壁房裏，自己卻來爭這冶容。智慧已扯下褲子，挺著下光頭，上前說道：「先是我起意的，又在我房裏，讓我得個頭籌，再由你罷，兄弟們不可傷了和氣。」

一頭說，突的已進花門。冶容手推足跳、口喊身扭，智慧那裏管他，直至禿髓橫流，不禁斜飛紅雨。智行饞了半天，昂然又上。這小小女子，怎禁二禿的恣意姦淫？弄得冶容吁喘不停，奄奄一息。

誰知事機不密，已有人報知住持。空花大踏步趕來，慌得智行連忙歇手。空花罵了一頓，把冶容一看，妖媚憐人，即替他穿好褲子，說道：「嬌嬌不須生氣，這兩個畜生，我一定處治的，我同你去吃杯酒，將息將息罷。」冶容昏不知人，閉著眼說聲：「多謝！」空花將他抱著，問智行道：「還有一個呢？」

智慧即到那邊去扯來。空花道：「這個賞了你兩個罷。」他便抱了冶容，來到自己密室。卻有五六個村妝婦人、七八個俊俏小和尚伺候。空花道：「眾嬌嬌，我今天娶了正夫人了，你們快拿酒來，把盞合歡。」又吩咐小和尚道：「你去叫廚房備酒，合寺替我賀喜。」頃刻間，大盤大碗的拿來。空花拿了一大杯酒，送到冶容口邊說道：「美人，請吃杯合歡酒。」冶容坐在空花身上，片時神魂已定，開眼一看，見一個竹根鬍子、銅鈴眼睛、蠻長蠻大的醜和尚抱了自己，料想沒甚好處，垂淚道：「師父，饒了奴家罷！」空花笑道：「美人，且飲一杯，不消過慮。」冶容怕他，只得自己吃了一口。空花忙自己乾了，又拿菜來喂他，冶容不敢不吃。慢慢的冶容一口、空花一杯，俱有三分酒意。空花解開他的衣襟，捫弄他的雙乳，這釘耙樣的手摸著這粉光脂滑的東西怎不興發？即解開他的褲摸去。冶容道：「師父，饒了奴家此事罷！」空花道：「我倒肯饒，只是這小和尚不肯，幸得我兩個徒弟做了我的開路先鋒，你也不大吃苦的了。」因解去自己衣服，冶容不敢不依，暗想：「今夜料來是死，不如早些自盡罷。」即欲跳下身來。空花那肯依他，立起來，把他上下脫得赤條條的按在床上。雖深鎖長門，那小沙彌已生刺刺探頭進去。冶容苦苦求他大發慈悲，空花卻無半點憐惜，幸得水浸葫蘆，冶容不致喪命。直到掌燈纔歇，空花替他將這浪蕩山門揩淨，重又抱起他來，也不穿衣，一同吃酒。這冶容伏在空花懷裏，宛轉嬌啼，求他釋放，空花道：「在這裏天天取樂，還你暢快，回去做什麼？」有詞道這和尚的惡處：

禿禿禿，世間惟有光頭毒，餓鷹覓食，連皮帶肉。花心攪碎還抵觸，光郎崛強難馴伏，一聲聲是慘紅愁綠。

空花將一件僧衣披著，把冶容裹在懷中，喝了一回燒酒，興又上來，兩手將冶容摟緊，一遞一口的亂吃。

吃了一會，把冶容搖擺頓挫一回。

正在好頑，忽外面喊聲大起，四五個和尚跑進來說道：「師爺，不要頑了，一個長大漢子殺進來了！」空花聽是一人，那裏在他心上，喝道：「什麼大驚小怪，你們拿去砍了就完了。」

和尚道：「我們四五十人，近他不得，已被他殺死許多了。」空花大怒，放下冶容，取了兩柄戒刀，正要穿好衣服，那霍武已破門進來。空花不及穿衣，赤著身體，飛起兩柄戒刀，風滾的一般迎來。霍武見他來勢兇猛，因地方狹窄，不好施展，虛晃一刀，回身便走，退至殿中。

那空花左手一刀當面砍來，霍武掠過一邊，順手將腰刀劈過。空花雙手一架，覺得沉重，不敢輕敵，惡狠狠的盡著生平本事死戰一陣。那酒色過度的人，又本領原及不得霍武，十數合之中，早見光頭落地。嚇得眾和尚四散奔逃。

無奈前門是何武的鐵棒，後門是又達的大斧，牢牢把住，早又傷了數人，只得跑回，一一跪求饒命。霍武喝道：「我原打算殺盡眾僧，你們若要饒恕，須一齊還俗，搬了寺中糧草，跟我上羊蹄嶺去。倘若失去一物、走去一人，教你們一個個都死！」眾僧都磕頭道：「願隨好漢還俗。」霍武發放他們起來，去尋那些躲避的和尚，都至大殿。除了殺死的、老弱的，還有二百多人。霍武重又吩咐一番，叫他們各處各房去搬取金銀糧食。這幾個村婦與冶容主婢二人，都來跪在地下，叩求開釋。

霍武道：「你們各回本家去吧，以後不可這等無恥。」眾婦人都拜謝了，只有冶容滿眼垂淚，哀訴原委：「現在無人可靠。情願為婢妾伏侍，望好漢收留。」霍武道：「你既是牛藻的女兒，理該一刀殺死；但你既遭淫毒，也算天道昭彰，任你自尋活路去吧，那個要你！」喝他退下。那眾僧搬運已齊，便招了又達至前門，三人前後押著，一同上羊蹄嶺而來。

馮剛已搭起幾處營帳，眾人各于帳內安身。明早，又到宏願寺，將殿宇拆毀上山。各處捉了許多瓦木匠，日夜蓋造，一連七八日，蓋有一半光景。正要商量製造衣甲兵器，早有探卒報道：「海豐守備梁尚仁，協同碣石左營遊擊吳日升，領了一千馬步軍兵殺來，離山不過十里了。」霍武大喜道：「這是送衣甲馬匹來的！」因叫馮剛、許震領一百人守住嶺頭炮臺，尤奇、王大海、谷深、韓普各領十人四面巡哨，以防別路，戚光祖著緊督理匠役，自同又達、褚虎、何武迎敵。馮剛道：「割雞何用牛刀，哥哥山寨之主，不必輕動，小弟同三位兄弟代哥哥一行。」霍武允了。

馮剛與三人領著二百名半僧半俗的兵卒跑下山來，纔走得二里有餘，早望見官兵搖旗吶喊而至。先鋒千總史卜遠，一騎馬、一

條槍，奮勇殺出，大喝道：「無知的強盜，擅敢殺人劫獄，嘯聚山林，阻擋朝廷的官路，還不跪下受縛！」又達大吼一聲，飛步搶出，喝道：「不必閑話，快拿頭來試爺爺的斧頭！」

「當」的一斧劈來。史卜遠把槍用力一架，已在馬上兩三擺，正欲撥馬逃轉，那又達已一縱跳上馬來。史卜遠一搶刺去，又達順手接住，只一扯，卜遠已經墜地，再加一斧，結果了性命。

吳日升見卜遠落馬，飛騎來救，何武跳出陣前，懸馬頭就是一棒，馬頭落地。

吳日升即跳下了馬，並兩員千總，一力向前。何武是未經習練之人，憑著這條鐵棒，橫衝直撞的打去；馮剛一枝鐵戟，褚虎兩柄刀，領著眾人一擁攻進；又達使開大斧來幫何武。

轉眼處，一員千總落馬。吳日升手中兵器一鬆，又達手起斧落，也活不成了。梁尚仁大呼：「放箭！放炮！」自己卻策馬先逃。馮剛從斜刺裏趕來，梁尚仁不敢交戰，反跳下馬來，如飛的跑去了。那官兵見主將死的死、跑的跑，大家棄甲丟盔，沒命的逃走。馮剛吩咐不必追殺，搶了百餘匹好馬、四五百副盔甲、二三十個炮及器械之類，大笑還山。

霍武出寨迎接，擺酒賀功，將馬匹、器械分給各人，將炮架于山南山北兩頭，以備後用。那巡山四人，也都回轉，大家開筵暢飲。霍武吩咐道：「我們此舉，原屬不得已之極思，眾兄弟第一不可殺害平民，第二不可劫搶商賈，打聽那貪酷的鄉宦、刁詐的富戶，問他借些錢糧。山頭四面各豎一根招賢納士的大旗，著人看守。房屋造完之後，南、北各設一關，以防官兵衝突，再于平曠地方設一教場，輪流演習。」為人各各遵令施行。